

潇湘冬儿 著

大漠荒原，雪山草地，时间如残爻消逝，
她踏遍青山寻夫万里。
乱世杀伐，战火熊熊，随波逐流身不由己。
踏平东齐、出兵塞外、困守楼然，
刀光剑影之中，我在默默地看看你——

暴君我来自军情9处

BAOJUN WOLAI ZI JUNQING NO.9 下

潇湘冬儿 著



千百度

QIANBUDU

堂前孤燕 声凄绝 千步路
红颜瞬间 又想起 你眉眼
秦陵风雪 怎教情 生生相牵
往昔扶持 强烈我 忆君颜
川贝清风 送今世 逝来年
白鹿还巢 青木殿 轮尽发
顾石如斯 身心倦 竹幽深处眠
青衣畔人逝心残情忘地

风清华 纵天好 给我倾情驻
绝迹江湖独守夫
寻你千百度 穷尽痴缠日
高处望天涯 望尽天涯路

锁定长生 生难离 死亦走
断崖蓬莱 生隔绝 忍无间
山雨待歌 灯明天 望君赴华约
遁世珠身 负残尘终无言

长情倾 天仍负 守你到这暮
暖间哽咽无泪哭
我寻你千百度 谁会将字书
你可曾还在 月满西楼处
风清华 纵天好 给我倾情驻
请以一字温到苦
我寻你千百度 终把情字书
你可曾还在 月满西楼处

作词：演唱：
· 媚婷之姿
· 一如远行客

青木之忆

QINGMUZHIMI

主题曲

几何思念 月悬青木殿
谁曾拂去风华剥骨的尘烟
拓雍已倦 眉色还青远
隔岸花尽岁月消磨了时间
还以为 一世不悔的誓言
是过一夜川贝香的祈愿
到最后苍然惊天
还以为 一腔无暇的流连
客成一曲未湮没的执念
早已离散相残 何处烟柳

几度回眸 对卧枯木前
谁曾拨断碎玉歌天的五弦
棋子已咽 风声还缠绵
分布竹榭望帛褪清了旧颜
不过是 一阙足白的流年
化作一页被沉寂的词笺
却还是悄然涌现
不过是 一盏撕裂的沉酒
漫透一卷脱尘寰的祭奠
早已微然庭闻何时婉转

温润的 均目的
都暮在长生之地
还将那繁芜千年莫缺延
深陷着 淡忘着
危楼之巅凌寒孤寂无边
转世的初见

温润的 均目的
都暮在长生之地
还将那繁芜千年莫缺延
深陷着 淡忘着
危楼之巅凌寒孤寂无边
转世的初见

演唱·燕楚
作词·燕楚
·演唱·婷婷之姿



目 录

[上]

C O N T E N T S

楔子/1

第一卷 南楚卷

第一章 南楚/11

第二章 太子/24

第三章 博弈/51

第四章 庙算/67

第五章 烈火/81

第六章 冷宫/100

第七章 逃离/118

第八章 搏杀/139

第九章 陌路/151

第二卷 皇陵卷

第一章 流落/171

第二章 护送/190

第三章 皇陵/210

第四章 余生/240

第五章 重逢/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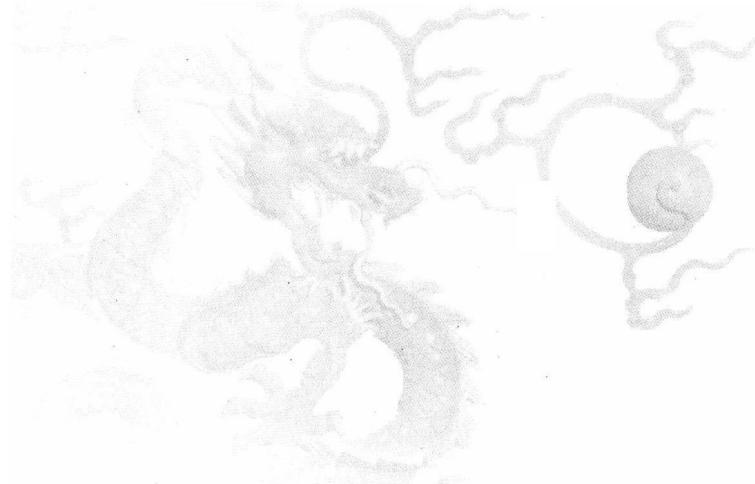
第六章 温情/291

第七章 军营/308

第八章 绝境/335

第九章 血夜/36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三卷 大秦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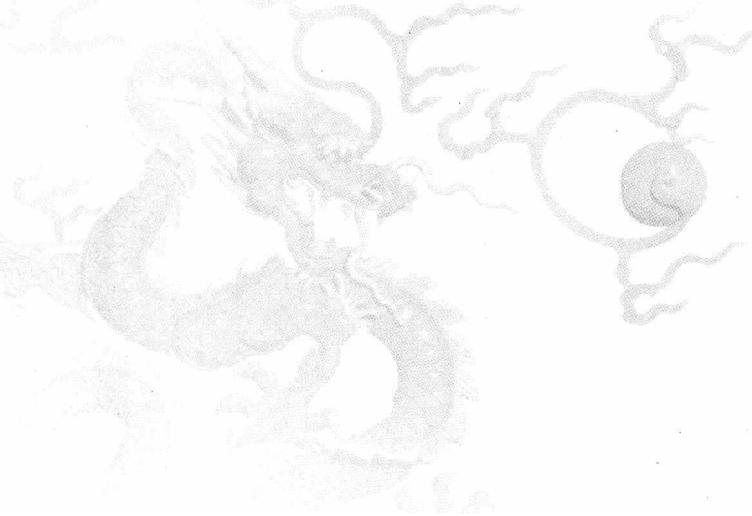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斯杀/391
- 第二章 信任/408
- 第三章 生死/438
- 第四章 携手/460
- 第五章 大秦/476
- 第六章 秦都/494
- 第七章 暗涌/519
- 第八章 恶疾/556
- 第九章 反击/575
- 第十章 国宴/593
- 第十一章 风云/605
- 第十二章 大婚/627
- 第十三章 动乱/650
- 第十四章 隐退/699
- 第十五章 长生/73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卷 六合卷

- 第一章 茫茫/755
- 第二章 一别经年/782
- 第三章 重逢/810
- 第四章 舌辩/825
- 第五章 权术/847
- 第六章 斗富/873
- 第七章 心事/892
- 第八章 西行/918
- 第九章 大漠/934
- 第十章 死战/963
- 第十一章 天涯/991
- 尾 章/101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番 外 一 浮生/1018
- 番 外 二 楚离的婚后生活/1048
- 读者番外一 秦地·莲蕊/1053
- 读者番外二 天下很大/1094
- 读者番外三 金戈岁月——凤凰劫/1103
- 读者品评一 离歌/1112
- 读者品评二 绝世——秦之炎/1121
- 读者品评三 给之炎的现代诗/1125

第四卷 六合卷

天下真大 我走累了

她缓缓地走
上前去，手
握着锋利的
匕首，在每
一个将死未
死的人膀胱
上补上一刀，
动作轻
松干脆，却
又带着说不出
的恐怖。

第一章 茫茫

浩瀚的大漠苍茫无际，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金黄的一片。太阳毒辣地挂在上空，阳光刺眼，似一轮巨大的火球，偶尔有风吹过，也是炙热烤人的，扬起遍地的黄沙，呼呼地吹着，打在人脸上，生生地疼。

翻过一个沙丘，还有一个沙丘，路途遥远，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金黄一片的沙丘上，一支驼队在缓缓地行走着，人人有气无力，就连座下的骆驼，似乎也承受不住这样的酷热，失去了沙漠之舟的倔犟。

一名大汉呸的一声吐出一口吐沫，里面黄黄的都是泥沙，大汉粗鲁地擦了一下嘴，怒声叫道：“他奶奶的，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出去，再这么下去，不渴死也先被烤死了。”

“你有发牢骚的力气，还不如多走几步路。”

只见一名年纪轻轻，最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男子坐在一匹骆驼身上，面孔十分俊朗，带着健康的气息，一身橘色的长袍，不像是中土的样式，倒有点儿北地的风格。

大汉被他不咸不淡地呵斥，顿时变了脸色，怒声说道：“不要以为你付了

钱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要是老子死在这片沙漠之中，第一个先宰了你！”

男子似乎满不在乎，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淡淡地说道：“原来路亚行会都是这样一群货色，出尔反尔，信誉还不如一堆狗屎。我要是死在你们手上，也只能怪我自己瞎了眼睛，竟会选择相信你们。”

“你说什么？”

“二弟！”大汉勃然大怒，刚想冲上前去，突然被旁边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人拉住，那男人回过头来，对着年轻人说道，“龙格兄弟，我巴鲁弟弟有口无心，你别见怪。”

被称为龙格的男子冷冷一笑，说道：“扎巴队长，你自己的兄弟要自己约束好，你们杀了我容易，几十年来的信誉毁于一旦可就不简单了。我若是回不到朔北，你觉得以后还会有人找你们做买卖吗？”

扎巴队长道：“龙格兄弟费心了，该怎么做生意，我心里自然是有的数。”

“大哥！”

“住嘴！”扎巴队长冷喝一声，转头又对龙格微微皱眉，小声地说道，“龙格兄弟，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吗？这一片死亡之地，就连我们行会也是第一次进来，传闻都说这里有进无回的，咱们就真的相信她，跟着她走？”

龙格的目光也有些犹疑，他仰起头看着走在最前方的那个瘦弱的影子，大漠上的风热乎乎地吹过，卷起她洁白的衣衫，像是一片叶子。

又走了两日，天地仍旧是一样的昏黄，队伍带的水在昨日就已经断绝，人还能硬挺，但是昨天夜里，仿佛是瘟疫一样，骆驼们纷纷倒地不起，口吐白沫，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五头。在沙漠里，没有骆驼就等于要等死，于是，这群向来在刀口上舔血的沙蛮子也终于恐慌了起来。

龙格察觉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那群他雇佣来的行会队员，一个个红了眼睛，将他的财物抢夺一空，就要返回路亚城，任是扎巴队长怎样呵斥，也阻止不了这群红了眼睛的恶狼。

龙格眉头一皱，刷地一声抽出了腰间的马刀，就要上前去和这群蛮人拼斗。这时，忽听巴鲁怒吼一声，脱掉裤子，将他那个丑陋不堪的物件露在外

面，就向营地的西北一角大步奔去。

“畜生！”龙格大喝一声，提刀追在后面。其他队员看见了，眼神顿时狂热起来，纷纷放下手中的财物，追上前去。

沙漠上纯白的骆驼向来十分少见，在大漠上一些部落百姓的眼里，白色的骆驼是神灵的使者，有着图腾圣物一般的地位。一片金黄的沙地上，一头白色的骆驼趴在地上，正在惬意地打着盹，在它的旁边，一名身材娇小、身穿白色长袍的女子侧身躺在地上，风帽遮住了她的眼睛，只能看到她的胸口微微起伏，像是已经睡着了。

嘈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酣睡的骆驼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护在主人身边，警惕地向着声音的发源处看去。

“奶奶的，反正老子也活不久了，不如就先拿你来开开荤！”

巴鲁说着，狰狞着就要冲上前去。

“畜生！”一把雪亮的长刀突然斩下，龙格目光冰冷地从后面跃上前来，挡在女子的身前，怒视着巴鲁和他后面一群眼神贪婪的大汉，沉声说道，“你可以把货物、金子带走，但若是敢胡来，我发誓一定先宰了你！”

“二弟！”扎巴队长跑上前来，拉住巴鲁，叫道，“不要胡闹，快向龙格兄弟认错。”

“认什么错？”巴鲁怒声叫道，“大哥，咱们先拿这女人泻泻火，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宰了，谁知道是我们干的？沙漠这么大，咱们就说他们死在沙漠里了，谁会怪咱们？”

“我自己会！”扎巴队长叫道，“咱们是行会，不是强盗！”

“我只想活着回去见老婆孩子！”巴鲁愤怒地转过头去，对着其余的大汉大声叫道，“谁想跟着我的，就上去把这个女人做了！”

“我！”一个声音叫道，“我跟着巴鲁大哥！”

“我也跟着巴鲁大哥！”

“都是这个女人，若不是她，我们也不会到死亡沙漠里来！”

“对！先干了她，然后抢了钱回路亚城！”

人群鼓噪了起来，龙格眉头紧锁，护在女子身前，握刀的手浸出一丝丝冷汗。可是那个女子，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下，却仍旧静静地躺在那里，若不是胸口微微地起伏，龙格甚至会以为她已经死了。

一名大汉突然当先冲上去，一边往前跑，一边脱掉上身的衣服，探手就要去脱裤子。龙格眉头一皱，突然挺刀上前，一刀砍在那人的手臂上，大喝道：“滚！再上前一步我杀了你！”

惨叫声冲天而起，那人手臂上顿时裂开一道大大的口子，想来这还是龙格手下留了情的，不然他的这条手臂很可能就保不住了。鲜红的血顿时刺激了巴鲁等沙蛮子，他一马当先，大喝一声，冲上前来。

二十多个大汉一同冲上，龙格顿时就不是对手了，男子一咬牙，举起战刀，就要迎敌。然而就在这时，只见一道白色的影子突然拔地而起，乌黑的长发瞬间闪过眼前，雪亮锋利的匕首好似碧空中的闪电，对着迎面的二十多名大汉猛烈地挥砍下去。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霎时间，长风倒卷而起，白衣女子的速度迅猛绝伦，身手干净利落，一道道血线冲天而起，夹杂着嘶声的惨叫，不到片刻，已遍地都是路亚行会队员的尸体。有些脖颈中刀，已经气绝，还有一些正在地上抽搐着，显然十分痛苦难过。

女子站在一片血泊之中，衣衫雪白，头上戴着风帽，面纱挡住大半边脸孔，只有一双淡漠冷冽的眼睛露在外面，好似天山的积雪一般，清冽冰寒。

她缓缓地走上前去，手握着锋利的匕首，在每一个将死未死的人脖颈上补上一刀，动作轻松干脆，却又带着说不出的恐怖。

龙格望着她，几乎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见她渐渐靠近扎巴队长，忍不住惊恐地叫道：“住手！”

女子闻言动作微微一滞，缓缓地转过头来，眼神在龙格的脸上转了一圈，又看了一眼腿部中刀瘫在地上的扎巴队长。她突然竖起匕首，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挥了下去。

嘭的一声，刀柄重重砸在扎巴队长的后脑上，他眼白一翻就昏了过去。女子把染血的匕首在他的衣服上擦了两下，然后插回靴子，站起身来，走向男人们的营地，一会儿的工夫，就牵来几匹还活着的骆驼。将一匹骆驼拴在扎巴队长的脚踝上，扔下两个水囊在他脚边。然后将剩下的骆驼拴成一条线，都系在自己的白骆驼身上，一言不发地翻身爬了上去。刚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回头对仍旧站在原地的龙格说道：“不是要去朔北吗？”

龙格“啊”了一声，顿时回过神来，捡起地上的刀鞘，追了上去。

不得不说路亚行会的人真的很没有耐性，当天晚上龙格就跟着女子找到了水源，当他看到那一片蔚蓝的海子的时候，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这个之前在沙蛮子面前冷冷森森的男人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欢呼一声就从骆驼身上跳了下去，踉跄地跑下沙丘，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大声地笑了起来。

女子穿着一身沙漠女子常穿的亚麻长袍，骑在骆驼背上，高高地站在沙丘上，望着下面的男子，眼神渐渐飘忽起来，好像是看着他，又好像透过他看到了别人。

她微微地仰起头，天边的夕阳将天地都染成了一片火红。每天傍晚的大漠都是最美的，热度已经渐渐退去，也没有夜里的寒冷，温和、柔美，带着落日的余晖与沧桑。

五年了，女子低低地一叹，声音仍旧平淡，却又似乎夹带了说不出的疲惫。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他已经走了那么久。而她，也像一抹无主的魂一样，在这个虚浮的人世中游荡了五年。

五年来，她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找遍了她所能想到的一切角落。可惜，世界那么大，终于还是有双腿走不到的地方，黄沙漫漫，路途遥遥，她早就已经失去了方向。

之炎，你在哪里？你还好吗？可知道我仍在找你吗？

天地火红一片，夜幕就要降临。

“姑娘！”龙格抓到一只沙狐，手脚麻利地剥皮烧烤，虽然狐狸的味道多少有点儿怪怪的，但是已经连吃了一个月干粮的人哪里还会讲究那么多。

女子接过烤得香喷喷的狐月，摘下面纱，撕下一块肉，小口地吃了起来。

龙格还是首次看到她的长相，顿时就有些呆住了，傻乎乎地举着滚烫的烤肉，竟然丝毫不觉得烫手。

准确来说，这女子的长相并不是如何绝美，龙格年纪虽轻，但也走遍了西域诸国，见过了各色的美人，比她美艳风情的不知几何。然而这女子浑身上下所散发出的那种淡漠清冷的气质，却是无人能及的，不是大家闺秀的女子所有的娇媚，也不是西域开放胡女所有的风情，更不是风华正茂的小女孩身上的娇憨，而是独立的、坚强的、倔犟的、难以名状的独特气质。

女子继续吃着东西，连头都没有抬，只是语调平和地淡淡说道：“你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音调微微上扬，但仍旧颇显低沉，寒冷的气息直透而出，吓得龙格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连忙低头吃肉。可是没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说道：“你不会的。”

女子微微扬眉，冷冷地道：“嗯？”

“我说你不会的。”龙格坚定地说道，“你看起来虽然比较冷酷，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个坏人，不然你当初也不会在沙暴中救了我们，更不会给扎巴队长留下骆驼和水。”

女子轻轻哼了一声，将手里的烤肉扔到他的怀里，在他的衣服上抹了抹手，然后站起身来，“别那么轻易就相信别人，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抢夺你的财物？”说罢，转身走到了白骆驼身边，席地而卧，将巨大的风帽盖在身上。

龙格坐在火堆旁好一会儿，想了想还是走上前去，对女子说道：“喂，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出沙漠啊？”

女子静静不语，就在龙格以为她已经睡着了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却听女子淡淡说道：“快了，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去拜访一个故人。”

两日之后，龙格终于跟着她见到了她口中所说的那个故人。

高大的经幡寿塔矗立在一片荒凉的大漠之中，风沙遍布，已经被掩埋了一半，清脆的风铃声远远地传来，像是大漠里女子的歌谣。

女子坐在骆驼身上，远远地望着，却并不走过去，眼神那样温和，是龙格这半月来从未见过的。他很识趣地没有讲话，而是翻身跳下驼背，去四处找柴火，准备在这里过夜。

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龙格抱着一堆柴火，远远地只见白衣女子仍旧骑着骆驼站在沙丘上，竟然好像丝毫没有动过。他也不多话，径直跑到经幡寿塔下面，生火煮水，将干肉和馍都放进小锅里，咕嘟咕嘟地烧了起来。

“喂！”龙格突然大声地叫，声音在空旷的沙漠上传得很远，他站起身来冲着月光之下的女子招手，大喊道，“过来吃饭啊！”

一顿饭吃得很是沉默，女子只吃了点儿，她静静地坐在那座寿塔下，久久也不说话。

龙格吃饱喝足，凑上前去，感兴趣地问道：“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故人？”

女子不语，好像没听到一样。龙格锲而不舍，厚着脸皮继续说道：“是你盖的这座寿塔吗？我听西边的喇嘛说，这是祈福的塔，将想要保佑的人的名字刻在塔尖上，就会得到佛祖的保佑。”

见女子还是不说话，龙格突然摩拳擦掌地撸起袖子，“我爬上去看看，你到底想保佑谁？”

可是他刚要动，却被女子一把抓住后襟，女子眼神如雪，语调森寒地说道：“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没有没有，我还是很珍惜我这条性命的。”龙格一笑，笑容灿烂地说道，“跟我说说吧，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独自一人行走在大漠里，不会没原因的，左右路程还远，我们一边聊一边走，也不会寂寞。”

女子斜睨了他一眼，似乎觉得他特别无聊，转身就向火堆走去。龙格跟在后面，继续说道：“大不了我将这几年的游历经历告诉你，保证精彩绝伦，不会让你吃亏。”